

人生哲學上講義

王恩洋先生著



人生哲学与佛学

龟山王恩洋 著

动物恃本能而生活，蚕之作茧，蜂之酿蜜，蜘蛛之结网，皆生而能之，不恃学也。人则不然，自营巢筑室至农工商贾，莫不有学。学愈进，则其生活亦愈安定而丰富。故人生必学也。

学之种类大别有二：一者自然之模仿。二者有意之学习，如儿童之说其本国本乡之语言，乃至一切风俗习惯之濡染皆是也。有意之学习复有二种：一曰技艺之学习，二曰科学之研究与制造。则自朴野而文明，人类生活以之而蒸蒸日上以造乎其极。科学之用宏伟莫与京矣！

科学之外复有哲学则何用耶？曰科学与哲学有不同者，科学就类别之事物而求其原理与实用，哲学则就宇宙人生之总体而求其根本原理，以指导人类行于正道。科学者艺之事，哲学者道之事。艺也者，所以给人之需求，为衣食住行诸器物，所以利用厚生者也。道也者，所以示人以作人处群之正道，所以正德而防乱者也。昔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曰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齐景公曰，信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吾不得而食诸。君君者，为人君，必行为君之正道，乃至子子者，为人子必行为子之正道，乃实际的符合于君臣父子之标准，乃配称为君臣父子也。犹之乎壮丁必壮，壮丁而残废羸弱，则壮丁非壮丁矣。何以云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虽有粟而不得食耶：盖君臣父子具失其道，则仁敬慈孝

之行不立，而暴慢乖逆之祸以成，相凌相侮而不相生养教诲，则乱生无已，有粟而不得食，食之而不能安矣。秦隋暴兴，非无兵也，非无粟也。转瞬即亡者，失道故也。当今天下，科学发达制造日新，然而人类不受其利反蒙其害，战争杀戮之惨酷振古未有者，则亦徒有艺以求利生，而无道以驭众，则艺不以利生反害之也。是故人生自科学之外犹需有哲学。

人生哲学者，研求人生之真相，而示人以作人之正道者也。

所谓人生之真相何如乎？曰昔吾作人生学，言人生之真相，略有四义：一曰业果之相续，二曰群体之共存，三曰智慧之创造，四曰苦恼之拔除。

何谓业果之相续？业谓事业，人之所造，所谓工作，亦即行为。果谓果报，人之所受，所谓享受，亦即结果也。凡人必工作勤劳，而后得暖衣饱食，亦必暖衣饱食而后得工作勤劳。不耕不耘，收获无望。不制不造，器用何来？故必有是业乃有是果。而无衣无食，则生命且不能存，又何以有其身体精力以事工作勤劳耶？故必享受乃得再事工作也。如是由业而果，由果而业，业果果业，展转无息，而生命赖以支持，而人世赖以长久。是故人生者，实业果之相续也。

何谓群体之共存？湿生之虫，乃不需有父母，鳞介之属，有父母矣，乃不赖父母之养育。走兽飞禽，有父母，且须养育矣，而不必有家庭有社会，无师傅之教诲，无友朋之救助，彼亦介然而生且存矣。人类独不然，必有父母乃生，必由父母长养乃长，又必有家庭社会之组织，师长朋友之救助。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备，由分工合作之关系乃以相养而共存，世孰有离群独居，介然孤生于人世之外者欤？故人生者，实为群体之共存也。

何谓智慧之创造？鸟有两翼以高飞，兽有四足以捷走，牛有角，虎有爪牙，以事攻取。其羽毛又足以蔽身体，其本能又足以给生养。人皆无之，其何以生存于世耶？曰专赖智慧之创造也。何所创造？曰创造工具，创造生业，创造家国制度，创造学说艺术。何谓创造工具？如耒耜刀斧等。何谓创造生业？如农工衣食等。何谓创造家国制度？如习俗法制等。何谓创造学说艺术？如哲学科学文艺美学等。或以供人类之生养或以供灾祸之防御或以团结人群或以调治人心。一切一切皆由于创造。谁之创造？则智慧之创造也。苟无智慧则不能详察物理。即不能得其利用，苟无智慧则不能省观人心即不能燮理群志。自然之害不能除，工艺技巧莫由兴，而人群社会莫由理，是故人类之所以无有动物一切之长，而能备万物之用，一是由于智慧之创造也。

何谓苦恼之拔除？或有问人生一切动作云为，其目的安在？常人皆曰，在求快乐与幸福耳。吾人则谓不然，人生一切动作云为唯在拔除苦恼而已耳。且夫所谓快乐与幸福云云者，其事为何，岂不曰饱食而无饥，暖衣而无寒，安处而无忧，财富具足名闻赫奕而威势莫敌耶？人世间之快乐与幸福止矣尽矣靡以加矣。虽然如斯等之所以为快乐幸福者，其原因理由安在？则当了知人之所以需食者以除饥也，食之而甘者以饥之甚也。人之所以需衣者以除寒也，衣之而暖者以寒之甚也。人之所以需宫室楼台城郭墙垣者，以其能蔽风雨、障炎热、防盗贼、远水火也。居之而安者以斯数者莫之能侵故也。人之所以需财富者，以能供给衣食等于不匮也。人之所以需名闻威势者，以其声援之众，力量之强，能以保其所有而莫之夺也。然则如是一切一切皆为拔除苦恼而已矣。食所以除饥苦，衣以除寒苦，宫室城垣以除风雨盗贼之苦，财富以除匮乏之苦，名势以除孤立倾危

之苦，安得别有所谓快乐与幸福哉？食之过饱则成病矣。衣之过多则伤身矣，幽闭深宫则怨怒矣，财富过多，名闻逾实，威势不戢，则招祸矣。故知人生快乐但不过苦恼拔除时所暂得之安适，如病服药，病去乐生，本不病，即不药，苟不药，亦无乐。乐虽暂感于病除，既愈而乐复消失而无觉。且病愈药止，不可再服，再服则反增病。孰谓乐之有常，而为人所趣求哉？

人生之真相，已略说如上。由了达人生之真相而人生之正道可得言焉。

人生之正道云者，道犹路也。正者不邪不枉，人行其中，不损于人，无伤于己，安然坦然有以遂人之生而适其所愿，斯之谓人生之正道也。人生之正当方法也，人生之美善态度也，人生之如理的行为而适量的享受也？此其道如何？

第一吾人已知人生之真相为业果之相续矣，则知欲得何果，当先造何业？不作不受，作已必受。人生莫不希求美满之果，故必造良善之业。畏难苟且而欲福乐之自来，行非正道而欲危祸之苟免，皆不可能之事也。由是而吾人对于业果当有正确之认识，而知所取择也。

业有几？曰有善业，有不善业，有无记业。何谓善业？曰能益自他，能益二世，心意纯善而无妄求，是曰善业。能益自他者。谓我此行为不但对于自身有利，同时亦不损害他人，且对人群社会皆有利益也。如修桥梁，自既得度，人亦得度。如平道路，自既可行，人亦便于行。如兴学校，既可教育自家子弟。亦可教育人家子弟。如安定社会国家平治天下，自既得其安乐，人亦共享幸福。此之谓自他並利也。若是曰善业。所谓能益二世者，谓我此行为，不但现前有利，对后来亦有利也。如作善者现前既得安乐，后来亦得安乐，生有功于当时，殁有传于后世，子孙获庇有余庆焉。此之谓二世俱益也。问，设有

自他二世不能俱利，则当如何始为善业耶？曰损己以益人，忍受现前之苦以求获未来之乐，则善业也。古来忠臣孝子志士仁人，皆舍身忘家，急公好义，损己利人。或苦尽甘来，或身没而名著。则皆以伟大之人格，而成伟大之善业者也。何谓心意纯善？此言其所行善业乃诚心而为，非有贪染之虚假心也。由心纯善，故无妄求。不以此所行善业妄求酬报，无所为而为，不要功，不贪利，行其当然，虽任劳任怨而不悔，当祸难而不退者，则其善为纯善。虽无所求而其成功转大。苟有妄求，则所得反小而善业非真矣！

何谓不善业？自他並损二世並损，或损人以利己，或图现前之福而遗无穷之祸，或虽行善业而有求有贪，意不纯净，若是者皆为不善业。翻前善业其相可知。杀、盗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贪、瞋、邪知，皆不善业，故佛说有十不善业道。身三口四意三。反是不善即十善也。

何谓无记业？如农工商贾，自求生存，生活所必需，无损于自他，故非不善。既非出于慈仁，但纯为其自身，亦不名为善业也。二者俱非无所记别，故名无记。然而倘其所作，出自孝慈，仰事父母，俯畜妻孥，或如圣人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志，而平治水土兴起农工，则亦善业。其或奸商诈工，虚货罔财，则亦转成恶业矣。自余游戏等事，並無损益于自他，心无善恶，则业並無记也。

凡人生之苦乐，世运之盛衰，皆业力所招，自作自受。一人如是，一家亦然，一国亦然，天下皆然。其为人也勤俭忠厚，乐善好义，则必有福利于当时，有令名于乡里，人共尊荣。其为人也懒惰骄奢，刻薄无义，则身不免于饥寒之忧，人皆以下流之徒相视。家规整肃，敦善弗倦，其家必昌。家规败坏，苟且偷安，其家必败。国有政教，信道守法，其国必兴。上

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其国必亡，举世兴于仁让而天下太平。举世兴于争夺而天下大乱。振古迄今，无有违此定理者也，有孺子歌曰，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，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，小子听之，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。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。诗云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太甲曰，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逭。此孔孟之书之言，谓人之祸福，家之成毁，国之兴亡，皆由其作业而定也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是故欲得何种之果，当造何种之因。因即是业，果即是报。造善则福利相循，作恶则危害相续，必然之势也。

或谓若作善而必得善报，则夷齐不应饿死，颜渊不应早夭，孔子不应困厄也。作恶而必得恶报，则盗跖不应寿终，操莽不应帝王，秦桧不应宰相也。作恶反得福，作善而反得祸者自古有之，于今为烈。故人相率而为贪汙，岂不认为善最难而无功，为恶甚易且有利耶？

曰天下事有常经，有变例。中庸曰，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此常经也。若夫圣而困，贤而夭，此变例也。作恶之报有常有变亦如此。譬之农事，耕耘播种始得收获，是为常。然亦有水旱天灾虽耕耘播种而不得收获者，则惰农宜较勤农为少费劳苦。若竟尽作惰农而不务农作，则天下人饿死尽矣。故良农不为天灾废耕作。君子不为祸变改操行。中庸曰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，此之谓也。家国兴亡，世运隆替，自有铁的定律。近世人习贪汙，国行争夺，此正所以酿成今日之国难世变，岂为善果也哉！

或谓然则彼为善而得祸，为恶反蒙福者其何故也；曰此则不可不知因果通于三世之义也。依佛理言，人生为业果相续，

而此相续也，非但从生而幼而壮而老而死为一相续，並且此生续以前生，后生续于今生。前前无始；后后无终。由前前生之业招引后后生之果。是以有三界五趣之轮回，生人生天生地狱饿鬼畜生，皆随业之善恶而判，又非但人中有贫富、贵贱、寿夭、荣辱而已矣。此之谓异熟果等流果。彼作善而得祸，前生恶业之所招引也。作恶而得福，前生善业之等流也。人生既通于三世，岂可执现世之例外，以否认因果之常理哉？盖变例亦有其常理也。

予今年二月讲经新津，汪君伯渊，云其幼时闻之老师言，某乡试官者，原一穷秀才也。年逾六十，业课蒙。年终散学，负束修钱六千而归。行至中途，闻茅舍中号哭声甚悲。问之则夫嫁妻也。何为哭？则以负人债，积年不能偿，年终索债急，故嫁妻以偿，膝下有子女不忍别，是以号泣。老儒曰，有是哉！问负债几何？曰六千。曰若是则我代偿之可也。因尽出其钱与之而去。行至山侧，遇抬大木者十余人迎面来，避之不及，坠岩下。人共往视，则老儒死矣。门人收而敛之。皆曰，皇天无眼，作善无功，因果不可信矣。俄老儒忽如梦觉，瞠目而视，则见己在一大宅中，闺房华洁，身卧高床，席重毡，而被锦衾，头甫动，一老媪惊喜曰，我儿活矣，两幼妇方垂泣，急抚其身，若妻妾然。老儒不解何故。以手扪须，则一茎也无。恍然曰，吾其死而更生耳！因忆施金坠岩事，此时身力疲极，弗能言动，即偃卧长眠。次日医生至，老父亦来，须发皓然，如己前生状。医诊其脉曰，病愈矣，唯待滋养耳。开开胃健脾方而去。如是卧床七日，便已体健思步，逾月而健康逾常人。入其堂，视木主，始知其姓氏。则不张而王矣，渐久而家人老幼奴婢仆使尽知之。知其家为邑中巨室，父唯一子，已二十有五矣，读书不长进，犹为童生。又久不抱孙，故与蓄妻妾焉。体

既壮，其父命之曰，吾家世代书香，不可至汝而断，今病已愈，可复到书房读书矣。公子唯唯。至书房则老师已先在。窗明几净，斋外花木繁茂甚可人。老师教背书，无一字讹，教写字，无一笔败。已自异之。次日命作文，则老练如出自宿儒，初疑其抄袭。更试之，目注不他瞬，须臾复成，与前篇不异。大惊曰，此子夙鲁纯，八股不能谋篇，今何俊拔乃尔！叩其故，公子不答。再三问之，犹不答。师终惊异不已。月明之夜，固问之。公子以深宵无人，姑告之曰，吾前生亦为儒生，年终散学。施金坠岩死，乃不意入此臭皮囊中，遂拥有此人妻妾，而父母此人父母。论吾前生，不曾为恶，而屡败于名场，逾六十犹贫且困。计吾施人之钱六千，非为多。然实吾家衣食宾祭之具，当时亦未计其轻重，但觉人一家生离之苦，惻然动吾慈愍，意者天鉴吾一念之诚，既死而复送吾入此郎君之躯耶，先生但知因果之无一毫虚，此事不必为他人道矣！师闻击掌啧啧惊叹。曰，不意闻所未闻也！次日因告辞去。公子曰，何为尔？曰，君之学与艺固为予所弗及。德更高于予。予何能腆颜作君师？若犹昔之郎君，则可再教十年犹不憊耳！公子曰，吾昔亦课蒙者，今幸得有此报，何忍迫先生以去！吾二人正好论学。待秋同赴县试，倘能还我一秀才，先生亦有荣焉，父当重谢先生。能同列黄榜，则更幸矣。师遂留。秋果同得秀才。其父母其妻妾其喜可知矣。连中举人，进士，发为考试官。试于其故乡，召见其门人焉。返其家，为妻儿置薄产，以慰艰苦。为乡邻道生平事。无弗合者。于是乎人皆曰今而后知皇天有眼，作善大有功，因果真不虚矣。诸人有不信因果通于三世者，其鉴于斯！虽然，倘有心而为，欲获是效，则果报不若是机械，亦有唐丧其功者。吾人但当法其存心可耳！他事甚多，且止于是。

第一吾人知人生为业果之相续，且知业果之通于三世者，则当戒慎于燕私，而力遵乎正道。乐天以知命，安士以敦仁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临财不苟得，临难不苟免。淡然于利害祸福而不贪不惧，努力于仁义忠信，而迁善省愆。优然以为贤人君子，不求福乐而福乐自来也。此人生之正道也。

第二吾人已知人生为群体之共存者，则当知将欲利益于自我，必先利益他人，将欲利益个人，必先利益群体也。盖人生既为群体之共存，故己与人之利害为不可分，个体与群体之利害亦不可分。有利于人亦必有利于己。有害于人亦必有害于己，对群体之利害亦然。故将欲存己。必先存人。将欲济其私，必先急其公也。幼读唐子潜书。唐子之妻幼在闺门，一日与其妹生口角。妹憎姐甚，夜共寝。秋蚊甚多，妹以憎姐故，帐中驱蚊，但驱其自寝之一方，不驱其姐之一方，以是为能自利矣。不知同一帐中，蚊固不择人而噬，自亦不免于患。嗟夫：世之自谓才能者，其心量智慧有不为此小女子者几何哉？况夫莠民也，盗贼也，汙吏也，贪官也，权臣也，暴君也，霸王也，帝国主义也，混世魔王也，一切一切。凡其所为，无不损人以利己，损公以济私，害人之身之家之国以自利其身其家其国，自以为智矣。究之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，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。鳏人之夫，寡人之妇。绝灭人之子孙者，人亦鳏之寡之而自取绝灭。细之察于社会人群之中，大之观以历史兴败之迹，始皇按剑，诸侯西驰，倾覆人国家，掳掠人财货，杀人奚啻百万。卒之身死国亡，覆宗绝嗣，宫室焚烧，陵庙发掘，谁见其子孙帝王万世不倾之业哉！巴比伦也，亚述也，斯巴达也，马其顿也，凯撒也。拿破仑也，威廉第二也，一切一切皆曾雄霸一世，杀人以自荣，役人以自贵者也。今皆乌在哉！世谓弱肉强食 优胜劣

败。设然者宜世有猫而无鼠，彼家家畜猫，日日捕鼠，然人家之鼠终多于猫。虎与羊亦如是也。鲸与鱼亦如是也。设果劣败而优胜者，世界上当只有虎豹豺狼而已矣。然而不然。然后知残暴贪婪之物损他以自利者。本身即非优良之物，而终当自绝其种类。鉴之前史，强暴之徒，覆败相寻，史不绝书，乃知人类自存之道，不如残暴无智者之所想像矣。故西方近代有互助之论，代生存竞争之说而兴。以为生物之生存，立基于互助。人类之相互爱敬，相养相生固然。即动物之生存，亦莫不然。详举例证，要之生物之愈高等者，其互助之事愈繁。极至于人类而其相益著。家庭之中，亲养子小，子养亲老，然后祖父子孙于以嗣续。社会之内，分工合作，合作分工，而人类以生存。故动物之行为，多分为其自我。而人类之职业，每有辛苦营为不为自我者，间接展转而后食其利耳。此如工人之工作，修房屋者多非为自己而修，缝衣服者多非为己而缝，治病者多非为己而治，教育者多分纯教他人也。此种现象。唯人类有之。禽兽虫鱼不如是也。是亦群体共存之一实证。然后知个体自我之幸福，多建筑于社会群体与他人。然则人生之道，当以群体之生活为重，而个体为轻。工作之对象在他人，而不必但为自我。盖群体既存，他人得所，而已之幸福生存自有所系矣。

即于此中更有一义，吾人真欲为群体之共存者，尤必有超乎利害之思想，有淡忘自我之胸怀，庶几乃近乎道而不为利，纯乎仁而不出于私也。苟无如是之思想与胸怀，则事事出于计较，不出乎性情，但能培育精工计算之心，以收群己交利之方法，并不能养成德性而得取仁义之道也。汉儒有言曰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孔子曰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义利之辨，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，何谓义？义也者乃人生之所当为应尽。何谓利？利也者乃人情之所私便者也。义在对

他人，而利在益自我。大学曰，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。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仁对人民而施，乃人君当尽之义。敬对职责而起，为人臣当尽之义。孝对父母之道，乃人子当尽之义。慈对子女之道，为人父者当尽之义。信为对友朋之道，为朋友者本身当尽之义也。尽其义者自身也。义之所及他人也。以己对人人皆有其当尽之职责而莫容辞者，是故谓之义。故义纯为对他而效力，忘夫自我之私者也。义之所在不顾身命而可也。己以是对人，人亦以是对己，彼此交尽其道，小我尽忘，而群体和合，交相生养，而人皆得遂其生养。交相爱敬，而人皆得致其尊荣。生养遂，品德尊，群道得而已德成，忘我而后己德崇高而伟大矣。若夫利则不然。王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利也者，成为己之私便者也。然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。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。岂不利己者终必损人，损人者人亦从而损之，始之事事为自己打算者，终乃事事自己损害也耶？心量日以狭隘，品德日以卑下，则身心交损，又不但不能各遂其生存而已矣，故群体共存之道，贵能超利害而尊仁义，忘自我以为他人。此又人生之正道也。

第三吾人已知人生为智慧之创造者，则当知人生之欲遂其生而成其性，不可不发展其智慧也。然则如之何乃可以发展智慧耶？曰唯一要道，莫先于学。盖人生而愚，本能薄弱，其所以能不为薄弱之本能所限而有以扩张其智慧者，纯在其能取人之长，乃至取物之长，以自裕其能也。取人之长者，学其所长也，横之而並世之人众。纵之而往古之圣贤。苟虚心以学之，则可接受全世界全人类千万年之知识德能于一身。而不知者知，不能者能，无智慧者有智慧矣。苟为不学，则守其孤陋，故步自封，终止于庸碌而已矣。好学之士，日就月将，学有辑

熙于光明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则生机沛然，老而弗衰，积久弥大。不学之徒，则苟安怠惰，坐待消亡而已矣。语曰好学近乎知。信乎！

为学之道复如何耶？曰首在自知。自知之道，在能反省。勤于反省则自知明。自知明者自知其无所知无所能也。苏格拉底曰，吾无有知，吾但知吾无知耳。孔子谓子路曰：由，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是知也。孔子又曰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，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此有深义，弗能详解。有当知者，则愈是伟大之人物，如圣如贤，则其反省愈切，自知愈明，而愈知其不足。唯愈知其不足，然后愈能学。知不足则心虚，心虚而后能受。能受而后能集人之长以为我有。孔子圣人也，然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又曰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又曰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，抑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已。常人不知自反也，故不自知也。不自知，故自以为多知也。自既以多知之矣，何能虚心以受教而学乎？訾訾之声音颜色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虽有至道人亦莫肯告也。故学莫先于反省知不足也。

人能自知不足而好学矣，学之尤贵能得其正也。墨子悲丝。帛之染苍则苍，染黄则黄，所染既异，颜色遂殊。人之学也，何莫不然。学于善则日趋高明。学不善则日趋下流矣。故人之学人也，贵自己有宗旨，对人有简别也。无宗旨则与世浮沉。无简别则漫无归宿。亦焉能成己修德而增长其实智乎？故学不可盲从迷信，要有慎思明辨之功也。

又学虽正，非徒博览记诵思辨而已矣。贵能身体而力行之。徵之于躬行实践，以验其成效，行之而熟，则内得于心，成德在己，乃可以为实学，不倚门傍户以为学也。

吾人好学而有智慧矣，虽然又不可矜其能而炫其智也。大智若愚，盛德若虚。智可恃乎？书曰，有其善，丧厥善。矜其能，丧厥功。有之矜之，则虽得而必失也。

智慧又必辅之厚德也。苟无厚德，则诈而已矣。昔者孙臆庞涓同学于鬼谷子，既而庞涓仕魏，掌魏国之兵柄，以为天下知兵而过我者唯臆耳。恐其仕于他国为己害也，迎至之。迎至魏国，又恐夺己之权也，欲杀之。杀之又惜其学问兵法之未为己有也。于是臆而拘禁之，使作兵书，已将学焉。则可以智胜天下矣。涓之谋远矣，虑深矣。其智可谓大乎！然而终杀涓者臆也。无仁厚之德，忠恕之行，卑鄙贪吝以为心，而行其权谋诈术以欺世罔人，小才小智足以杀其身而已。一人之私智，其何能胜因果之定律。故任智不信道，如引火以自焚，蹈水以自溺，不可不戒也。今之世尚力尚智之世也。尚力故残暴而不仁，尚智故惨刻而寡恩，诈伪兴，机变出，而人类无信义，无礼让，以酿成空前之浩劫。孰谓智慧之创造，所创造者皆为杀人之器，陷人之局哉；俗语云，十分机谋用七分，留下三分养子孙。此言好用机谋者，有亡国灭种之祸也。故君子尚德不尚力，贵道不贵智。虽然，尚德贵道非大智不能。大智者无智也。言无智者，坦然大公，洞然大明，而不用私智故也。此又学人生哲学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第四吾人已知人生为苦恼之拔除。为除苦恼，乃造诸业。苦恼既去，乐感随生。不实不常，转瞬即逝。则人生唯当以苦恼之拔除为目的，而不需追逐快乐，而贪求无已也。追逐贪求之无已，则快乐反成苦恼，荣誉反成贱辱。此如食过饱，衣过暖，服药过度，皆反以致病增病。财富过多，势位过隆，反为身家之累。苍蝇食蜜，蜜胶其身。犬贪粪，溺粪池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自古及今，贪权嗜利之徒，急功好名之辈，朋比

为奸，祸国殃民，当其盛时，炎炎赫赫，炙手可熟，一唱众诺，龙起云从，谓天下莫如我何？暴戾贪婪，唯吾之所欲为也。一旦机变时移，报应昭至，家室为墟，身首异地，燃腹为灯，饮头为器，楚霸王自刎乌江，拿破仑幽囚荒岛，王芥诛族于汉兵，俄皇断头于共党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语有之，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贪生。亦可悲矣！庄周者，蒙人也。楚王闻其贤，命相往聘之。周曰、楚之太庙有灵龟，今犹存乎？曰存。曰，是龟也。宁生而曳尾汙泥乎！宁歿而供之太庙乎？曰，宁生而曳尾汙泥耳！周曰，子去矣！吾亦欲曳尾乎汙泥之中。当秦之乱，群雄並起，逐鹿中原，有四皓者，隐居商山，作歌曰，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，晔晔紫芝，可以疗饥。唐虞世远，吾将何归！驷马高盖，其危甚大，与其富贵而畏人，不如贫贱之肆志。老子有言曰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圣人亦曰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已。又曰，饭蔬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士君子有旷世之怀，有固穷之节，而岂紫紫役役逐物好利而不返者哉！故人生之道，固不能无求，不能无欲。生活之需，事畜之具，虽圣人犹不废。然贵能寡欲而知足，无为过度之享受以伤身。无为过度之积聚以累身，更勿为非礼非义之争取以损害他人，而应出其余力以助济他人，则财物不害其身形，人群不嫉其富厚，身心两得，人已两便，苦恼既拔，而不增其苦恼，物能养人，而不为人害矣。

由是可知，人生之正道，皆根据人生之实相，即人生之原理而起。人之生也，为业果之相续，故当造善业以成其福果，祸福无不自己为之，不可以怨天尤人，或赖神鬼以俾得倖免也。又且业果通于三世，人生相续于无穷。故逢困阨而无

悔，遇荣宠而勿惊，皆有其业因而勿颓其志。如是者，可与立命矣。人之生也，为群体之共存，故人不能遗世而孤立，即亦不可损人以利己。急人之急，忧人之忧，群体存而后己不失所。故欲身之安，必先固全其家。欲家之存，必先治理守卫其国。欲国之安稳无患害，必先平治天下。存身于家，存家于国，存国于天下，此之谓群体共存，而个人主义帝国主义所应当排除者也。将欲为群体之共存，尤不可不培养发展其群性。群性之长养，莫贵乎贵德而轻利，尚公而忘我。则功利主义在所当去，而礼义之教在所当崇矣。人之生也赖智慧之创造，而智慧生于好学。人之能学源于自知其不能。故必虚心自反而后可以纳善受教，自以为是则受学无地矣。学又必抉择是非而不可盲从。又必实践自得而不可倚赖，深造自得，然后居安资深，取之左右逢源而不匮矣。学以成智。而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不自矜恃矣。不但不可矜，尤不可滥用其智以有私，必明于因果之正道，顺理而不悖。又必基之以厚德，长善而不以为非。故诈谋诡计一切摒除，机械技巧悉数止息，以厚德而履正道。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一切所行，行所无事。而无私智存心于其间，故可以顺迓吉祥，而无亏败。无智之智，岂不大哉？反视世之以权谋诈术欺人自欺，纷纷扰扰，以成千古未有之浩劫，人类沉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自拔者，不亦大愚也哉！人之生也为苦恼之拔除，非别有幸福快乐之可享也。故虽努力造业，而作业不可趋向于贪求，享受不可不节其嗜欲。适可而知止，好乐而无纵，少欲而知足，则丰足而利生，苦拔而无害矣。过此有求皆为狂惑。与其逐物自焚，则不如用精力才智于学德之培养，为人性之升华。为人群图平治。为拔自苦，亦拔他苦。为成己德。亦成他德。由内心之恬静淡泊而清静，乃能致学德于崇高，致胸量于宏大，致事业于悠久。人生

之正道如是，遵而行之，真足以己立而立人，自度而度他，永无颠蹶倾跌之患，而免于颠倒猖狂盲瞽以奔驰于人生之歧途险路矣已。

上来已言人哲学，次当略论佛学。

人生无有本能以自存济，是故有需于技艺科学。技艺科学但能给人之生养而不能示人以正道，故更需有人生哲学。真实而正确之人生哲学既已率人于正道而不迷，达康庄而无祸乱灾患矣。更何需于佛学耶？曰真确之人生哲学虽能示人生以正道而达康庄，然人生之自身有内在之矛盾，非人生哲学所能解除，人生有极大之苦恼，非人生哲学所能救济，故除却人生而示正道之人生哲学以外，更有超人生而为解救此人生之矛盾苦恼之佛学者也。

何云乎人生有自身内在之矛盾极大之苦恼，非人生哲学所能解救者耶？曰生死问题是也。爱生恶死之食欲是也。

何谓生死问题？曰此甚显而易见者也。人生者，为求生也。技艺科学所以给养人之生也。人生哲学，使人生得其正道，而免至祸乱危亡者也。然而人生也终不免于死耶？百年，或数十年，或数年。振古迄今，孰能免于此。陶渊明不自挽乎？其言曰。

荒草何茫茫，白杨亦萧萧。严霜九月中，送我出远郊。四面无人居，高坟正嶢峣。马为仰天鸣，风为自萧条。幽室一已闭，千年不复朝，千年不复朝，贤达将奈何！向来相送人，各自还其家。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死去何所道？托体同山阿。（拟挽歌辞）

此一问题，面对着人生而来。虽在生日，已早知其有此。“万岁更相送，圣贤莫能度”，况在常流乎！虽曰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要尽便须尽，无为复多虑”。然而又曰：